

第一章

戏校生活



一、十里洋场

漫步在上海外滩，宝马雕车，玉壶光转，江波旖旎。历史总在耳畔萦绕，让人情不自禁地遥想 100 年前，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该是一番如何的光景？

顾正秋，老“上海戏曲学校”“正”字辈的佼佼者，20 世纪末她记忆中的大上海是大世界游乐场，是中国大戏院、黄金戏院、皇后戏院、天蟾舞台、兰心戏院……“听说有些已经拆除或重建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它们一个个都还热闹得很呢”“还有城隍庙的排骨年糕、乔家栅的‘擂沙圆’、清真馆的清汤面、路上小贩叫卖的橄榄……”^①

每每黄昏，掌灯时分，各戏院门前便是车马纷来，绮罗云集。文人是这样描写的：

海天富艳，景物饶人，花月清明，春光醉我。香迷十里，旋开歌舞之场；丽斗六朝，敢续烟花之记。则有地名北里，美集西方，花架堆银，天真不夜，火齐列树，星有长明。杨柳帘笼，送出笙歌一派……若夫曲艳霓裳，歌舞玉树，记广寒之旧谱，广金缕之新腔。^②

在互联网上，输入一个个戏院的名字，看到一幅幅斑驳的老照片，今夕何夕。也越发想象，这里有阮玲玉、胡蝶、周璇，这里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……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建筑，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似有似无地倾诉着或豪迈、或悲壮、或千回百折的故事。

角儿，是被捧出来的。

^① 顾正秋。休恋逝水：顾正秋回忆录。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9，2页

^② 葛元煦。上海繁昌记（卷三）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；引自唐雪莹。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。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，7页

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记载，1921年，余叔岩来沪参加赈灾义演，受到戏迷极力追捧。而当时沪上追捧程砚秋戏迷也为数众多，当程演出时，程派戏迷除了赠送大量花篮、银盾、缎幛、诗文以外，还觅得高约三尺的大银瓶一对，刻以上下款，插上大花枝，在程砚秋上场前分置台口左右。余派戏迷见后，发誓要压倒对方。于是派人四处寻找，结果找到一对高达三尺多的大银瓶，出重金加工上光之后，于余叔岩上台之际将其置于台口。因高过前者数寸，又白光耀眼，宝气摄人，故台下为之热烈鼓掌。两对银瓶共耗资6000万。^①

而梅兰芳至沪演出，则盛况更为空前。

一有梅兰芳到上海来的消息，上海的茶馆酒铺里，大家兴高采烈，谈论的无非是梅兰芳。家人聚话，店伙闲谈，谁也不要提及他？而浴堂单的扞脚匠，搁起了人家的脚，理发店里剪发师，揪住了人家的头，尤为津津乐道。梅兰芳一到上海，居住的旅社门前、聘他的舞台阶下，人头济济，都想一瞻他的风采，究竟比天上安琪儿胜过几分……^②

携妓观剧则是当年上海滩的又一大景观。男子看戏时，写一个小红笺，书上某寓某妓女的名字，请人送至妓女处，妓女即可来侑酒取乐，这便是叫局。一般妓女对此是有招必应，她们乘华轿、操琴弦，于灯红酒绿中，轻歌狂笑，好一番热闹场景。^③

戏院，是上海滩夸富争奢、挥金如土的场所。“一日一夜，费至数千元”“诚不夜之芳城，销金之巨窟也”。^④

^①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、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编辑委员会. 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·志略. 北京: 中国ISBN中心, 1996; 引自唐雪莹.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, 64页

^② 俞慕古. 上海人与梅兰芳. 载《申报》, 1923; 引自唐雪莹.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, 64页

^③ 顾炳权. 上海洋场竹枝词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1996, 9页; 引自唐雪莹.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, 66页

^④ 葛元煦等. 沪游杂记、淞南梦影录、沪游梦影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, 116页; 引自唐雪莹.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, 63页

这些都是今人很容易便在史书上、在影视剧里、在小说里看到的彼时上海滩。

然而，谈到近百年前的十里洋场，张正芳只是静静地提到了小广寒的清唱。

在《上海通志》第十九卷商业服务业，第十章饮食服务业，第四节茶楼、熟水、咖吧行业，这样记载：

青莲阁茶楼。在福州路515号。二楼、三楼均设85张红木茶桌，白天供应茶水，晚上演戏，又称小广寒。为上海建筑、麻袋、米、新衣、颜料等业同业公会茶会，洽谈生意，1956年，茶会消失。1958年，歇业，房舍划归黄浦区废品物资公司。

张正芳说，在小广寒唱戏的女孩子，喝茶吃饭的官人觉得好，商量个价就可以带走了。即便上海滩赫赫有名的“白鼈大衣”，也明码标价。

淡淡的忧伤，不动声色。

鬓影衣香，丁歌甲舞。跟有些人是没有关系的，即便身在其中，也恍若隔世。

在《中国京剧史》中，有一段更冷静、更客观的话：

大量流离失所的穷家子弟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学戏，或者沿门卖唱，“撂地”卖艺，或组成“小班”进入茶楼酒肆、承应私家堂会，从而扩大了京剧演员队伍，促进了京剧的传播。^❶

也许，这才是张正芳心中，也是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中真实的描述。

❶ 中国京剧史、北京市艺术研究所、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，610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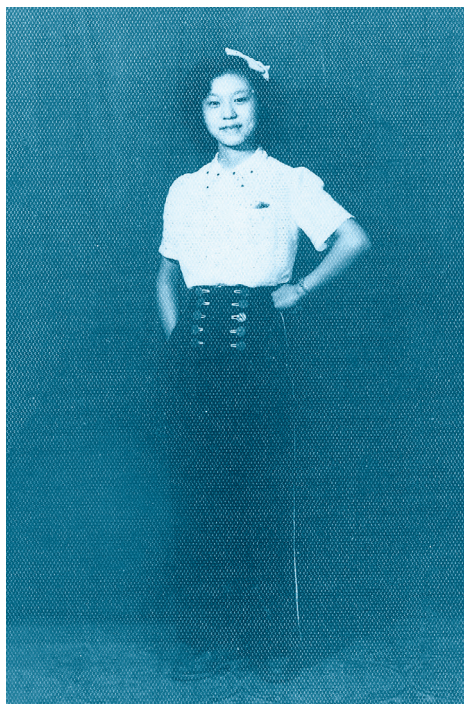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报名戏校

1939年初冬的一天，离上海大沽路女子夜校不远的一堵墙边，围着一群个头参差的孩子，指手画脚地讨论着。一个10岁的女孩费力地挤进人群，踮脚仰头，冲着墙上那张密密麻麻的告示看去——上海戏剧学校招生简章。磕磕绊绊地读完告示全文，她震动了，因为简章中说有一个叫上海戏剧学校的地方要开始招生了，只要考进了这所学校，不仅可以免费学戏、学文化课，而且学校还负责食宿。

“这不比读夜校强得多么！”女孩的心中马上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：“我要去报考！”

这个10岁的女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张正芳。

张正芳，原名宋梅珍，生于1929年农历三月十七日。



1942年时的少年张正芳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1929年是个相对冷静的年份：北伐战争已经结束；中原大战还未打响。这一年，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中，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。

这一年出生的宋梅珍，儿时也过着平静而小康的生活。

她家住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荪吉里五号，圣母院路后来改为象山路，也是现在的上海人熟悉的瑞金二路。梅珍的亲生父亲当时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工作，母亲是一位贤能的家庭妇女。梅珍出生前，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三个男孩：大哥宋兴元，属狗，比梅珍大七岁；二哥宋隆元，后改名叫宋承宪；三哥宋宏元，属兔的，比梅珍大两岁。

作为这个家庭迎来的第四个孩子，也是第一个女孩子，本就喜欢女儿的母亲特别宠爱于她。梅珍幼年时家庭条件很好，有一个照顾母亲和孩子的保姆，还有一个负责做饭的佣人。梅珍出生后，家里又专门为她请了奶妈，断奶后还请过一位保姆，专职照顾这位小女儿的起居。

“生活真的很优越。”尽管时间已经远去，但张正芳的记忆依然清晰。她还记得，四五岁时自己就进入家附近的幼稚园接受西式教育；稍年长后，又在家马路斜对过的陪元小学读书。

平静优渥的生活，就这样分分秒秒走到了1937年。这一年的7月7日，中国人不会陌生。

晚年的顾正秋，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
对上海来说，战争早已开始。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持续了近三个月；11月9日，国军撤退；11月12日，进入“孤岛时期”，那段期间，上海的工厂被毁5255家，实业界的损失高达8亿元。1918年由姚伯鸿先生所建，占地60余亩的上海名园“半淞园”，也被日军滥炸、洗劫，完全损毁。死的人，伤的人，流离失所的人，出走到香港或重庆的人……黄浦江忙碌依旧，上海也仍是冒险家的乐园。战火在世界许多角落燃烧，也在中国的许多角落燃烧；然而，“孤岛上海”维持着表面的繁荣，“战时的和平”……^①

① 顾正秋，休恋逝水：顾正秋回忆录。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9，2页

这一段，历史书上往往只有简单的一句：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，国民党军队伤亡30万人，粉碎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狂妄计划。

但很少有人想，抑或不敢去想：在宏大战争面前，一个普通家庭，一个平凡女孩的命运，会发生怎样的转变？！

“七七事变后，我的父亲失业了……”

这个家庭之后所有的命运转折，大概就是从父亲带回失业消息的那天开始的。

失去了经济来源后，宋家辞退了保姆，兄妹四人因交不起学费也全部停学。当时，梅珍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第一学期，如何才能既帮家里减轻负担，又不中断文化课学习呢？

她从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，走进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

白天，她到食品工厂去当包糖的童工。把吃的糖放在糖纸里捏起来，再扔进筐子里——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梅珍一天要重复数百次。当时的她实在太过年幼，工厂的案子都上不去。只能在工厂的大板凳上再放个小板凳，才勉强够到工作台。工厂采用计件制，每包一斤糖给两毛钱，每天下班时按筐子里包好的糖的重量发钱。梅珍记得，冬天的早晨天不亮就要出门，七点开始工作，晚上七点才能下班。往往腰酸背痛一整天，只能挣个“块儿八毛”的。中午饭就在工厂里啃大饼油条，简单一吃。

“都这么艰难啊！”如今的张正芳感慨，但她也很欣慰，“至少可以帮助妈妈维持生活嘛。”

后来，不肯放弃孩子教育的宋家人发现，上海有不少学校在自己的学生放学后，利用校舍开设了难童夜校。于是，梅珍每天傍晚就会早早离开工厂，走去当时九星大戏院对面的上海暨南中学上夜校。

“其实上夜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。”张正芳说出了当年自己不愿轻易吐露的原因。原来，暨南中学夜校每天四点到六点上课，三点半集合，上课前由年长的男女学生带领救济难童到学校领一个大饼子，充当孩子们的晚饭。这个大饼子是上海人所说的“六谷面”做的，也就是北方人所知道的“棒子面儿饼”。虽然南方人吃不惯

棒子面儿，梅珍每次都吃到呛嗓子，但为了充饥解饿，还可以帮家里省下一个人的晚饭，这个不到10岁的女孩子都是乖乖吃完，从不抱怨。后来，由于暨南中学夜校停办，梅珍又每天不辞路途遥远地去大沽路女子中学难童夜校继续学业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两年，直到上海戏校招生了。

一颗文艺的心一下子被召唤出来。

梅珍从小最爱好文艺。从上幼稚园开始，每逢学校开恳亲会，总有她主演的节目。《卖报歌》《蝴蝶姑娘》……连唱带跳，往往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许。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还有什么犹豫的？当时她便自作主张地到戏校报了名。

然而，当她兴致勃勃地跑回家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抱病的父亲时，却遭到了严厉斥责：“唱戏是下九流！宋家是书香门第，你祖父是前清的秀才，后来还是《申报》编辑，再穷也要有骨气，怎么能去吃那让人瞧不起的开口饭？”父亲的态度吓坏了孩子。

梅珍哭闹着跟父亲理论：“你不能供我上学，又不能让我吃饱饭，我学戏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学能耐怎么不行？”

父亲却有自己的道理：“你丢人现眼去当戏子，让我怎么去见宋家的长辈和亲属？告诉你，‘宋梅珍’三个字，绝不许落在戏子的名单上！”

怎么办？自己很想上戏校，可父亲坚决不让。

宋梅珍说不服父亲，忽然灵机一动——索性改个姓，将来唱戏登了报，不沾宋氏的边，家里族公长辈不会找上门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

梅珍为自己的主意在心中暗暗叫好，于是便和两名之前一同报名的夜校同学作起了商量。这两个同学，一个叫沈玉珍，比梅珍大两岁，另一个叫张丽珍，比她大三岁。她们听说梅珍的遭遇后，就决定让梅珍跟着张丽珍改姓张，算是她妹妹。于是梅珍又第二次来到戏校，从此，“宋梅珍”三字成了“张梅珍”。

就因为这个名字，考录的时候还闹出了一点笑话。

1939年11月30日考试，老师叫张梅珍入场应考，叫了几声，她始终没有反应。这时，张丽珍猛地推了她一下，她这才恍然大悟

自己已经改了名字，赶忙应了一声“啊，我来了”！

望着这个突然站起来的女孩子，候考的人们都笑了。不知是哪个孩子还冒出一句：“她是聋子！”于是大家哄笑得更厉害了。

这下，梅珍更臊得满脸通红，心跳不停。本来，别的孩子都由家长带着，可她是偷偷来的，又改了姓，偏偏还让同学们取笑，所以还没上考场就显得很紧张，进了考场更是连头都不敢抬。

老师问：“你会唱戏吗？”

梅珍答：“不会。”

再问：“会唱歌吗？”

梅珍答：“会唱歌。”

老师说：“别紧张，哪个歌唱得好，就唱哪个。”

老师态度挺和气，梅珍这才稍稍平静，拉开嗓门，唱起了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

这是她在难童夜校学的歌曲，还是全班的领唱，所以唱得信心十足，头也慢慢抬起来了。抬头时，梅珍才发现考官一共是6位，只见他们都正在点头赞许。

没等梅珍唱完，刚才问话的老师便站起身向她走来，瘦瘦的身材，眉目清秀。他让梅珍随他喊“咿——”“啊——”

这下坏了！这种喊法和梅珍平时唱歌的声音不一样，她挤着嗓子学了几声，可老师摇摇头，对后面几位老师说：“可惜啊，没小嗓。”

梅珍还没明白过来，老师随即又让她弯腰、踢腿，用手势让孩子跟着比画，又让她用眼睛看着老师的手，上下左右正转、反转。

梅珍边转，那位老师边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接着，又教梅珍跟着他念：“啊哈！青春正二八，生长在贫家……”那时虽然口音不太准，但模仿得还比较像。他听了便和别的老师说：“都好，就是没小嗓。”

后面坐着的一位老师说：“让她学老旦。”

这位老师摇摇头说：“那就可惜了这个小扮相和这双眼睛了。”说着，就用手按住梅珍的眉梢往上挑了挑说：“两个大酒窝，真够甜的，学刀马花旦吧！”说着又看着梅珍说道：“这行可苦啊！你

能吃苦吗？肯下苦功练吗？”

没等老师说完，宋梅珍便连珠炮似的回答：“老师我行，我在家就能吃苦！什么苦功我都能拼命练好，收下我吧！”

“行，这孩子挺冲，回去等着看榜吧！”

张正芳笑了。她说，当时自己虽然年纪小，但从老师的语气中她便肯定地感到——自己考中了！于是，她恭恭敬敬地给老师们鞠了个躬，响亮地说了声“谢谢老师”，便退出考场，飞一样蹦蹦跳跳地下了楼梯。

3天后，这个日子张正芳一直记得那么清楚，是1939年12月3日，是看榜的日子，她看到自己名列第二，仅在顾小秋（即顾正秋）的后面。她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位决定她命运的主考老师，便是后来她口中时常提起的恩师关鸿宾先生。

“他是我艺术征途上的第一位引路人啊！”张正芳感慨。

宋梅珍就这样变成了张梅珍，可张正芳这个名字又是如何来的呢？

要从上海戏校的第一次对外演出说起，那是孩子们进校9个月后，准备首次公演。演出前要登报广告，并登载全体演员的名字。校董、校长和老师们考虑再三，认为只有学生们统一排字，才能显示出学校的气魄和阵容，日后也好鉴别是上海戏校的毕业生。经过校董会的商议，最后决定选用“正”字排名，即每人名字中间，都用一个“正”字。

为了这事，老师们可真是绞尽了脑汁，最后决定，一般情况下都保留原名，只改中间的一个字。例如：顾小秋改为顾正秋，张梅芬改为张正芬，周其荣改为周正荣。

然而，有一些原名不太好改，如只改中间一个字显得不太理想。比如关正明原名关宝永，如改叫正宝或正永，都不响亮，于是选用开蒙老师关盛明的“明”字，改为关正明；再如王正堃原名王大庆，学校想培养他成为前辈著名武生孙毓堃那样的名角，故选用了“堃”字，改为王正堃。

这时，梅珍又破例得到老师们的恩宠。关鸿宾老师在宣布排“正”字改名的大会上，对梅珍的改名加了注语。